

還原現場

記本校創校十週年紀念活動盛況

鄭麗寬

還原現場—— 記本校創校十週年紀念活動盛況

鄭麗寬

本校成立於民國 15 年，創校時，連校舍都無著落，還得向當時的宜蘭公學校（現中山國小）借教室上課。歷經校內外各級人員的努力奔走與爭取，至民國 18 年 5 月才漸具規模，舉辦新校舍完工典禮，教學成效也因此日益彰顯。待至民國 25 年，教學設備已十分完善，是以那年的紀念活動，表現得相當亮眼。

那年的校慶活動，在台北州立宜蘭農林學校校友會發行出版的《蘭陽：台北州立宜蘭農林學校創立十年紀念號》乙書中有非常完整的描述。茲節錄部分內容，方便讀者對昔日學校的風貌能有所瞭解。原出版品是以日文呈現的，特別邀請本校日文課兼任老師呂金枝予以中譯，以利閱讀。

按：前文中所指的「校友會」與我們的認知不同，它是學校內部的一個組織，其運作經費是由在校生每學期繳交而來。這創校 10 週年紀念活動，就是校友會的出版品，其內容包含 10 年內學生來源分析、畢業生的就業升學分析、大事紀……十分豐富。故在本文中，有稱校長為校友會長、稱第 1 屆畢業校友為「畢業生」者。

創校 10 週年紀念活動擇定於民國 25 年 10 月 24 日至 26 日期間舉辦，系列活動十分緊湊，規劃十分完善，其重點活動如下：

日期	活動項目
10 月 24 日	1. 感恩暨慰靈祭 2. 「二宮尊德銅像」落成儀式 3. 農具展覽室開放參觀 4. 網球場舉辦第 6 屆蘭陽三郡軟式網球賽
10 月 25 日	1. 參拜宜蘭神社 2. 獻木式 3. 慶祝大會 4. 園遊會 5. 蘭陽三郡軟式網球賽
10 月 26 日	1. 運動會 2. 升國旗及號稱「宜蘭第一大」校旗

謹從典禮、動態活動、靜態活動等三個面向來「還原」當時的盛況。

一、典禮（儀式）部分

（一）「感恩暨慰靈祭」

24 日早上 9 點是「感恩暨慰靈祭」，舉行地點在禮堂大門的右前方附近臨時搭建的祭棚內。主題有二：一是感激神靈的庇佑，使能有今日這般的成就；二是祭拜已故前校長柳川鑑藏及 5 位已故的教職同仁、5 位校友，以及 7 位原在校生，總共 18 位之靈。會中有好幾位宣讀祭文者，我們在此謹選其中二篇如下：



其一：祭文 台北州立宜蘭農林學校校長 西崎茂

「蘭陽天空，白雲飄飄，秋意蕭蕭。我等今銜哀悼念，設祭壇、奠清酌、供蔬果，祭祀舊職員故正五位勳五等柳川鑑藏老師及其他 5 位、畢業生大坪貞治及其他 4 位、原在校生洪文貴及其他 6 位，共 18 位之靈。

無常迅速，百年短暫，雖說人生終須分離，但想起幾年前還在本校手執教鞭、汲汲於研究、諄諄於教誨、孜孜不倦的舊職員的身影；或是在本校受教、懷抱閃耀希望、冀望以農業報國卻英年早逝的生命；或是甫進入校園，壯志如雲、期待飛越高嶺、在校舍中勤勉向學、在農場上默默耕耘的青澀少年，不禁悲從中來。如今陰陽兩隔，呼喚無回應、相見亦不可得。此校舍乃故人學習、交談、遊戲之所，一瓦一石一草一木皆曾有故人觸摸、凝視，如今依舊感受著瑩瑩遊魂穿梭其間。

噫。宜蘭的河水逝去不再回，諸靈的容貌亦不復見，然思及諸靈不朽的生命寄託於我等，督促我等盡忠職守，便不得不更加努力。

我等現舊職員、學生、畢業生、親朋故友在此集會，以感謝與追慕、哀痛、親愛的熱情遙祭諸靈。

嗚呼尚饗。昭和 11 年 10 月 24 日」

其二：祭文 畢業生代表 游阿脛

「在母校創立十周年之際，哀痛悼念陰陽兩隔的諸位老師及同窗在天之靈。

有緣而成師生，而成好友，同在校舍朝夕聞道，卻因世事無常竟成白玉樓中之人。無法在此共同慶賀創立10周年紀念，深感哀悼。彷彿中還能望見他們當年的身影。

回首十年來，母校培育我們，在這校舍農場上學習學術技能，鍛鍊身體，涵養操守，建構高尚卓越的校風。想起已故恩師們的諄諄教誨、已故好友們的热情洋溢，感謝與懷念之情油然而生。

目前踏入社會的畢業生480餘名，皆活躍於國家社會的第一線上，只求報答師長、朋友們的恩情萬分之一二。

母校未來一定會有大發展的，懇請先師諸友之靈庇佑母校，以及我們所有畢業生及在校生。

僅代表畢業生致上祭祀之詞。昭和11年10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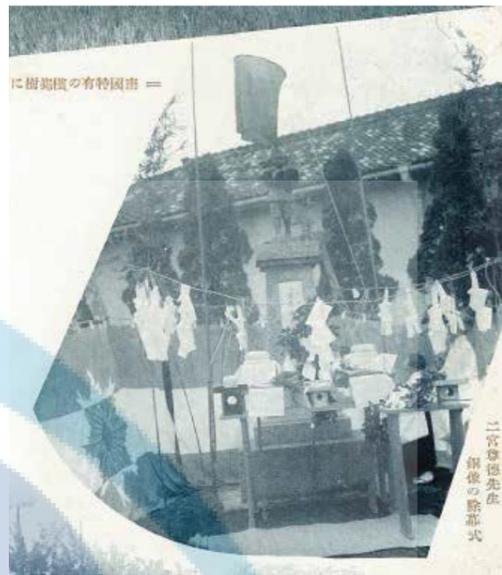
按：游阿脛先生為本校第1屆學生，農林時期1931~1939年曾在母校擔任雇員工作9年；農校時期，民國45年起曾任實習室主任8年。

(二)「二宮尊德銅像」落成儀式

民國25年10月24日10點半在行政大樓正門右前方舉行「二宮尊德銅像」落成儀式。這座銅像的設置，大至規劃，細至土工、木工及其他基礎工程的施工興建，皆由西崎茂校長帶領所有教職員生共同進行。毛胚底座高2.4公尺，銅像高1公尺，在行政大樓白色牆壁為背景下，沉穩矗立，十分醒目。

揭幕當天，西崎茂校長帶領全校教職員工生全程恭敬肅立，儀式由神職人員藤崎神官進行祈福祭典、猿渡甚喜教頭的千金祥子小姐揭幕，會場氣氛充滿祥和喜悅。

1787年出生的二宮尊德，又名二宮金次郎，常見一邊背負薪材，同時努力讀書，是日本江戶時代後期的農政家、思想家，為台灣日治時期勸導學生認真讀書的勤學典範，在台灣各小、公學校校園中的雕像，以二宮尊德為主角者最為普遍。



農林時期行政大樓正門左側，建有「二宮尊德銅像」，圖為當時揭幕儀式（摘自農林時期第7回畢業紀念冊）。



(三) 宜蘭神社獻木儀式

宜蘭神社獻木儀式是在民國 25 年 10 月 25 日上午 7 點，全體師生至宜蘭神社叩首膜拜，首先，祝禱皇運國運彌榮，接著祈願鎮守神助我運日益昌隆；然後進行獻木儀式，由西崎校長恭謹獻上落羽松。該落羽松乃由本校苗圃育成，樹齡 1 年半，樹高 7 尺，是清水教諭精心栽培的成果，作為創立 10 週年紀念獻木，將會永久成長於神之領域中。

(四) 創校 10 週年紀念活動

民國 25 年 10 月 25 日當天最先舉行的是「創校 10 週年紀念活動」，大會上除行禮如儀外並有許多貴賓發言致賀。時任校長西崎茂首先致詞，節錄其重點為：

「……今日全校開心舉辦創立十周年紀念典禮。歡迎知事閣下代理以及諸位貴賓蒞臨，還有多位畢業生撥冗出席，真的是十分榮幸。回想當年，在當局努力辦學且地方官民的殷切期盼下，本校終於在大正 15 年 3 月 31 日取得認可，同年 4 月 21 日由已故柳川鑑藏老師受命接任首任校長，5 月 1 日起第一學年招收的一百名學生開始在宜蘭公學校內的臨時校舍上課。隨著新校舍的落成，昭和 3 年 5 月 19 日遷移至此，致力於培育學生並發揚校風。昭和 7 年 7 月 15 日由我接任，兢兢業業，努力維持成果。目前已送出六屆畢業生 481 名，各自有其發展。這不但是承蒙聖恩眷顧，還有當局不斷的挹注，以及地方人士熱烈的支援、首任校長及教職員全體夙夜匪懈所致，由衷感激。

時至今日，學校內容逐漸整合，設備略具雛形，校風也已成形，但從本校無限生命看來，不過是滄海之一粟而已。未來如何提昇校風、完成使命，乃是不惜粉身碎骨的職志。當前國內正值多事之秋，東西各國局勢錯綜複雜，包含著一觸即發之危機。在此之時，身負教化國力根本的青年學子之責，雖不才，但也受到感召，挺身奉獻之思油然而生。

本校的使命在於培育忠良敏勤、明朗剛健、有才有能的畢業生，使之能提昇地方文化，對國運發展有所貢獻，扶持崇高無比之皇道。有志者事竟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古人有言，死而後已。就如同每天早上朗誦的校訓，戮力一致、無私奉公，竭盡全力以達成本校使命，只求報聖恩之萬一，不負當局及地方官民之冀望。……」

接著是台北州知事「從四位勳四等」藤田偵治郎訓示，然因知事未克出席，改由其代理吉浦視學蒞臨宣讀講稿，其重點如下：

「……欣逢本校創立 10 周年紀念典禮之際，很高興能有機會陳述祝賀之詞。本校自大正 15 年成立至今已十年，六屆畢業生共 480 名。隨著校運日漸隆盛，不僅樹立勤勞愛好、質樸剛健之校風，還持續參與農事改良，促進產業發展。在此十周年之際，獻上誠摯的祝福。

畢業生們在社會上的評價也很高，除了畢業生本身在學校教育之下，質樸剛健、兢兢業業努力的成果之外，當然還有全力教育英才的教職員們的努力。在此對全體教職員們致上崇高的敬意。

期望教職員諸君在此非常之時，能熟悉內外情勢，特別是在建國大業的基礎上，振興日本精神，強化國家觀念，完成國民教養。對學生們的期望是，要知道實業教育乃產業發展的根基，也是國力伸張的根源，所以要有這樣的自覺，也要堅持這樣的信念。

依循本校教育精神，不要只是拘泥在崇高的學理當中，而要重視實驗實習，學理的應用與技術的磨練要並進，特別要能體會國民精神，並致力於皇國農民魂的養成。畢業後成為農村青年的中堅分子，對地方產業與國運的發展有所貢獻，同時提昇本校聲譽，為校運之昌隆盡一己之力。」

按：台北州知事為台灣日治時期 1920 年～1945 年台北州之首長，該行政區劃包括今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其頭銜後面的「位勳」，「勳」是頒給對日本君主或國家有功績之人；而「位」，是天皇下賜的一種榮譽稱號，共有 1～8「位」。其中又有「正」、「從」之分，「從」相當於「副」，亦即實際上正、從共有 16 個「位」。那時日本政壇很重視這個榮銜，學校內有勳位的老師也很多。





二、動態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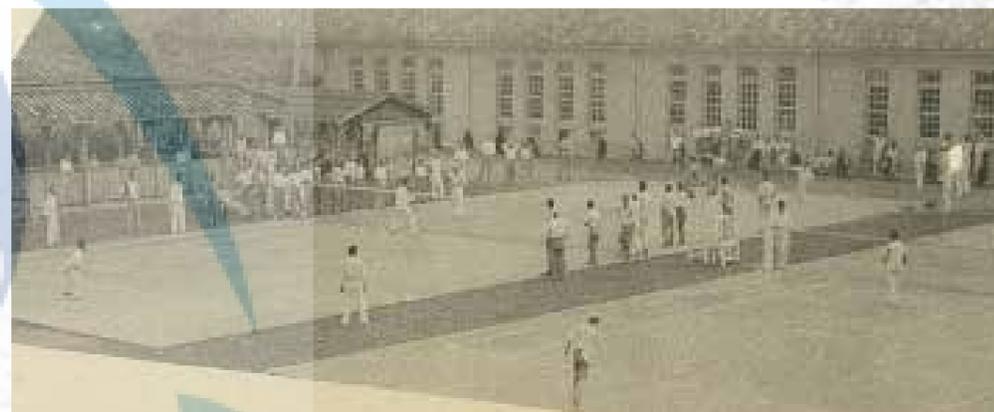
學校每年十月舉辦的秋季運動會是地方上的年度盛事。其原因有三：一是每年運動會開幕式後，500 餘人的學生體操表演，是最受觀眾青睞的項目之一，學生們充滿活力的外型 and 陽剛而整齊劃一的連續動作組成的動態畫面，讓人目不暇給，是會中最「搶眼」的節目之一。

再者，每年的運動比賽項目幾乎都在百項左右，如：第 5 屆運動會（民國 20 年 10 月 6 日）時的競賽項目高達 120 餘項，參賽者中許多都是全島比賽中選創紀錄的精英，對喜愛運動的觀眾來說，這種近距離欣賞運動明星風采的機會，哪去找？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每年運動會期間，都會有校外的運動賽事趕來搭「順風車」，如：蘭陽三郡（宜蘭、羅東、蘇澳三郡）小、公學校的校際 800 公尺賽跑、蘭陽三郡的年度軟式網球賽等活動，都會擠在這段時間來借用學校的操場和運動器材而同時進行。

創校 10 週年活動的第三天（26 日）上午 8 點升旗之後，運動大會隨即展開。首先登場的是聯合體操表演，緊接著展開 50 餘項的比賽和第 6 屆蘭陽三郡軟式網球賽，直到下午 4 點半始完美地為這次慶典活動畫下句點。

聯合體操表演的動態美，是最受觀眾青睞的項目之一（摘自農林時期第 7 回畢業紀念冊）。



學校軟式網球場地，是地方上重大比賽的最佳場所（摘自農林時期第 7 回畢業紀念冊）。

三、靜態活動

（一）專題展示部分

這次專題展示區共分 9 處，連續展示三天供外界參觀：

1. 園藝室：在獅子堂、大上、菊池等三位教官的指導下，給予學生及參觀者果樹蔬菜相關的一般概念，同時喚起對市場關係，以及商品的注意力。此空間由五乙園藝科學生協助管理。



聯合體操表演的動態美，是最受觀眾青睞的項目之一（摘自農林時期第 7 回畢業紀念冊）。

室內配置捨棄固有的複雜樣式，設置六個講壇，以花圈為中心，前方以金柑呈現「祝十周年紀念」的字樣，四周配置八十種蔬菜種子。

沿著教室側牆的凹型台上設有兩處主題區，一邊是出現在宜蘭市場上的蔬菜類，以一年 12 個月圖片區分，另一邊則陳列著當時市場上的果實類，牆上懸掛的地圖則展現與原產地間的關係，結合兩者的是蔬菜類的盆栽展示。牆面上還有熱帶水果的照片、蔬菜類的周期性生產狀況、鳳梨罐頭操作實況等展示。當年開放溫室的花卉園，同時有菊花品評會，園藝室裡只陳列二年級學生所作的花環及金柑製品。

2. 作物室：進入作物室後，左手邊是展示大規模農業式耕作法的模型，可以操作模型耕耘機，上空有持續噴灑藥劑的飛機；正面是台灣的大模型，標示本島主要都市，以及各地方的特有作物及面積。

另一邊則以閃爍的燈光顯示作物的養分吸收狀況並陳列各種作物的標本。這些利用電力的模型雖然規模不大，但很吸引眾人目光。

3. 林業室：在猿渡老師的指導下，以五年級林業科學生為主負責陳列裝飾。進入室內，撲鼻而來的是樟腦的香氣；室內清一色是綠色，彷彿置身於森林之中；室內中央的宜蘭公園模型全部由學生製作。陳列內容分為三部分：造林、利用、測樹測量。這次特別加入「國立公園相關資料」、「海報」等。

4. 畜產室：利用這次機會設立畜產室。第一室以家畜的利用為主題，配合今年總督府的產馬計畫，宣傳馬事思想，以全景式模型配置「馬與國防」、「運輸中的馬」、「農耕中的馬」等等。同時作為養豬改良的參考，同樣以全景式模型方式陳列本地原生豬種與波克夏種，非常有趣，吸引入場者的目光。

第二室則舉辦養雞品評會。提供當地同好者參觀並作為學生實地審查的資料。雖然時值換羽期並非適當的品評時機，但還是有 25 件出品總數，計有：白色來亨雞 10 件、名古屋雞 8 件、羅島紅雞 2 件、澳屏頓大雞 1 件、軍雞 2 件、雜種 1 件、鸚鵡 1 件；其中食用雞白色來亨雞與名古屋雞佔絕大多數，可見當地養雞的趨勢。總而言之，在飼養管理上缺失甚多，尤其是疥癬蟲的寄生狀況較多，未來需要多加注意。

審查結果：一等 1 件（白色來亨雞）、二等 2 件（黑色米諾卡雞、羅島紅雞）、三等 4 件（白色來亨雞 2 件、軍雞、名古屋雞各 1），授予獎狀。本次活動是地方上少見的項目，備受眾人注目之外，對學生來說，能夠實際參與審查及設備、陳設等，

更是助益良多。

5. 農具室：眾所矚目的是台北牧田金物店（五金行）的特別展出及即賣會。感謝三重縣高北農具製作所捐贈展出深耕犁二部。

6. 工室：陳列暑假期間三年級的習作約百數十件，同時提供給參觀者購買，短時間內全部售完。經審查優秀作品授予獎牌，三甲的波多改三的硯台盒實為逸品。

7. 農產加工部：前年完工的 34 坪加工室作為會場開放參觀，有參考品的陳列、加工的實演，以及製成品的販售等。參考品有近百件，包括加工室所有的農產加工用機械器具，以及學生在本加工室完成的實習製品等。前者標示品名、用途及價格，後者以圖示呈現製作過程，供來賓參考。實演則有冷凍機的操作、石川式攪拌研磨機的操作、瓠瓜削皮器的使用方法，以及使用電子鍋製作泡芙等等。販賣商品有芭樂、花生、李子等果醬、花生奶油、加糖煉乳、檸檬蜜餞、泡芙等等。

8. 贊助出品部：展出外部作品的贊助室，陳列島外六處所、島內七處所的展品，除能啟發學生外，也作為一般參觀者的參考。

9. 成績展覽部：分為外部作品成績與校內成績，校內部分又分為書道與圖書兩室展覽。外部作品分別來自石川縣立松任農學校、香川縣立高松農學校、朝鮮咸鏡南道北青公立農業學校、台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等，皆為優秀的作品。校內作品由老師們審查後給予等第，優秀作品授予獎牌。

（摘自農林時期第 7 回畢業紀念冊）





四、還原現場——記本校創校十周年紀念活動盛況

四、還原現場——記本校創校十周年紀念活動盛況





(二) 紀念品部分



宜蘭農林學校創立十週年紀念品形似鑰匙圈，銅製品，長 3.2 公分（含環 4 公分）、寬 2.5 公分、厚 0.2 公分。正面書寫「創立十周年紀念」篆體陽刻文字，襯以日照手持鋤頭者圖像，標榜以農立校；反面則是「宜蘭農林學校·紀元二五八六年」篆體陽刻字樣。據考，「紀元」又稱日本皇紀或簡稱皇紀，是日本的一種紀年體，以日本神話中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的即位元年起算，比現行西曆早 660 年；本校創立於日據時代，即西元 1926（+660）年，等於皇紀 2586 年。

據校史大事紀來研判，本紀念品應為民國 25 年 10 月 25 日本校舉辦創校 10 週年慶典所製作開發的紀念品，是本校前高職部校友於民國 106 年 11 月購自古物拍賣市場；他個人基於對蒐集歷史文物有高度的興趣，除了轉售此件鮮為人知的珍貴紀念品外，另贈數件相當具有歷史價值的文物，日後擬繼續提供與母校相關的文物，為校史添佳話。

(三) 出版專輯部分

在《蘭陽：台北州立宜蘭農林學校創立十年紀念號》／台北州立宜蘭農林學校校友會發行乙書中，「憶往」性的文章很多，並且都敘述得十分深入，我們若將它視為是本校前十年的校史也不為過。因受限於篇幅，我們只選擇了其中數篇，供讀者作一瞭解。

1. 〈宜蘭的回憶〉前田正雄

作者於創校第四年來校，任職一年半後轉往台南一中任教。他在校的時間雖然不長，對許多別人不經心的事情卻有深入的觀察和體認。

「……我是在昭和 4 年 4 月到學校任職的，隔年 9 月轉任到台南，所以在校時間僅有 1 年半，但那 1 年半的生活很愉快、很積極，寫下我生涯歷史中璀璨的一頁。當時最高年級是 4 年級，職員數也還不足，中庭等還在建構中。學校整體正處於還不夠完備，卻充滿活力的草創時期。當時蘭陽地區熱衷於軟式棒球，學校也組成師生混和隊，由在上海戰死的酒井大尉擔任球隊經理，認真訓練。昭和四年打敗地方實業團，堂堂取得優勝。當中竹下老師（現在的本村老師）為左打者，打出飛往分屯中隊營區的全壘打，被視為中心打者。我則為候補，有時擔任二壘手。如今回想起來，再沒有比當時的棒球隊更爽朗的團隊了。

當時一進校門，左右兩旁就是老師們負責的花壇。普通科的老師一人負責左右一對。我負責的部分最靠近職員室。福祿花、日日春好歹也長成了，「球根」類的卻始終無反應。每天都撒了肥料和水，還清除了所有的雜草，非常熱心且努力地栽培，卻完全不見成效。隔壁的岩瀨老師，還有已故的管老師，他們的花田都照顧得很好，每每看見繽紛的花朵隨風搖曳，心中只能嘆息不已。實在是對土壤、植物全然無知，栽培方法錯誤所致吧。聽說那一帶現在已經變成池塘了，對於我當時傻氣的努力，魚兒們不知如何看待呢？

宿舍旁的網球場，到下午就會看見穿著實習褲的健將們朝四方跳躍，或是謳歌著「我之春」（俳句詩人小林一茶之詩集）。所謂健將有已故柳川校長、已故管老師、深川老師、還有轉任新竹州的纈纈老師、現任台南一高女教頭的井芹老師、據說轉赴廈門的石原老師、屏東的糸野老師等等，許多人如今再也見不到了，著實令人感慨萬千。

還有，「學友區」的工作關係，在游金養同學的帶領下到區友家做家庭訪問，也是一段令人懷念的回憶。街道旁的鴨群、嬉戲的水牛；這邊的竹林、那裏的木橋，就連通往學校的道路，也能讓人湧起無限的思念之情。

離開學校已經 7 年，這當中一直未能再度造訪，但是有關校內設備的完善、畢業生諸君的活躍等等，學校內外發展日益充實的消息時可聽聞，每每聽見，皆不禁欣喜。

在這極富意義的十周年，期待諸君，能更向前躍進，讓校名更加發揚光大。遙祝各位。（昭和 11 年 10 月 31 日）」

2.〈偶感〉邱阿生

作者是第1屆的校友，對學校初創當年的筭路藍縷有很深入的陳述。

「……新芽初長，滿懷希望，別著上有銀色”1”字的領章，闊步邁入位於宜蘭公園的公學校偏角的臨時校舍校門，這景象已經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如今回想起來，真是無限感慨，母校的一草一木歷歷在眼前。

來談談現在腦海裡浮現的兩三件往事吧。創立當初！已故柳川鑑藏老師為首任校長。悲傷的是老師應該是回到故鄉安享晚年的，未料才沒多久就已步上黃泉之路。但他在世時的嚴格與熱血，是我永遠也忘不了的。還有當時的專任老師，現在依然為了學生付出心力的猿渡老師，加上現在已經離開學校的安藤老師、上田老師、菅老師，總共也只有五位而已。猿渡老師的白髮應該增加不少吧。當時學生也只有百名，年齡差異頗大，沒記錯的話，最大的大約22歲，最小只有14歲。學校只有小學堂的大小，沒有實習園也沒有運動場。那樣的方塊之地，竟然演變成現在這樣巍立於蘭陽一方的母校，不禁令人感慨萬千。

在這裡授課的老師，以及在這裡受教的我們，忍受這著樣諸事不便長達兩年。這樣的時光正是”晴耕雨讀”的典範。天氣好就去實習，而所謂的實習就是把土石搬運到目前的校地。為了搬運土石，雙肩都長出扁擔疙瘩，相信這是所有第一屆學生的共同回憶吧。

從前在宜蘭農事試驗場裡也貢獻良多。說到實習，多半就是在搬運土石。雨天時看到黑板上寫著「實習中止」，真的是很開心。現在想想實在滿傻的，但當時確實如此。但正因為這樣嚴苛的訓練，出了社會到現在，在各方面都有助益，因此非常感謝。今天我們對母校印象深刻的的原因之一，恐怕也是因為這個吧。

唯一覺得可惜的是，學校好不容易完備，我們第一屆學生就畢業投入社會的浪濤之中。在學五年其實就是母校的創業期。如果入學當時學校就有如今規模，我們一定能做出更好的研究、磨練更好的技術吧。特別是在成為農村指導技術員之後，常常會有這樣的感慨。

從前的宜農和現在的宜農相較，身分資格本身是不變的，但設備上絕對可以說是天壤之別。現在在宜農學習的學弟們真的很幸福。然而對我們而言，只有學校物質上的充實是不夠的。願諸君勤勉向上，讓宜農的聲譽日益彰顯！最後祝母校校運昌隆，各位恩師身體健康。

翻開相簿就會想起十年前的母校與恩師 11.10.28」

3.〈宜蘭農林學校創校10周年之際〉吉岡荒造

作者於1924年12月23日～1927年7月27日擔任「台北州知事」，對學校早年的發展及辦學的方向有決定性的影響。從他的回憶文中可以讀出他們當年的教育方針與主張。

「時光飛逝，宜蘭農林學校創立以來，至今已過十年。在此十周年紀念典禮舉行之際，西崎校友會長邀請我在紀念刊物上發表回憶文，所以就寫些感想。

宜蘭農林學校創設於大正15年4月，是在我擔任台北州知事的年代。那時候大家還在爭論宜蘭究竟該設立中學校還是農林學校。當時宜蘭三郡面積有15.74方里（縱橫各一里的面積單位），人口16萬人，肥沃的宜蘭平原上的農業、太平山等的林業、以及以蘇澳漁港為中心的水產業等等，放眼望去盡是尚待開發的資源。同時，振興實業教育，教育學生重視勤勞、培養質實剛健的氣質，畢業後回到鄉里繼承祖傳的產業，並力圖地方的改良發展乃為當務之急，在此共識下決定在蘭陽地方成立農林學校。並於大正14年12月的州協議會中獲得全場一致通過。

當時本人身為台北州知事，在教育上的主張及方針皆依循台灣統治的大方針，而學校則以德育為根基，以人格養成為重點，著眼於涵養國民精神，培育富有活動力的人物；在社會教化方面，以學校為中心，致力於培育大和魂、普及國語、訓練自治、養成為公共盡心的精神、磨練職業智能、改良風俗習慣、及其他一般社會教化等，以培養健全的國民為目標。

有關此國民精神的涵養即忠君愛國的徹底教養一說，當時有部分人士認為吉岡知事這樣的想法太落伍，但在那時候我就說過，在不久的將來這樣忠君愛國的思想就會在日本全國各地風行起來，到時候這些反對人士就會清醒了。如今看來不就如我所預言嗎？十多年前在民主主義盛行下，天皇機關說（天皇為國家最高機關，統治權在國家）成為社會問題之前的爭論不休，正顯示忠君愛國的思想正在國民間高漲，在我看來是值得高興的事情，在民主主義思想盛行的年代，高調提倡忠君愛國思想，打破謬論自然有其必要性。而且不能世人說東就是東，一味盲從，能成為當世輿論的先鋒才是重要的。

自古以來，在外地的教育問題就有各種看法，有主張極端急進同化主義者，也有人認為同化政策就像「百年待河清」一樣是不可能實現的主張。我等認為只要教育方法得宜，將外地人教化成跟內地人一樣絕對不是難事。但不是急進同化主義，而是要考察民情，在漸進主義之下善導教化之。

正如明治天皇之詩作

心存慈善

山野間的猛虎

也能順服

以德服人，則人甚至動物都會順服。不能順服是因為自己的道德還不足的緣故。這裡有個案例。那是發生在明治40年新竹的北埔事件，北埔的內地人全都被部分不得志的台灣人殺害，當時只有擔任公學校校長的一位內地人被台灣人所救，全都是因為該校長的德望所致。是故，倘若教育家解以德化人，以學校為中心進行社會教化，則同化絕對不是難事。

宜蘭農林學校在創立當時的柳川校長帶領下，教職員一起努力實現上述方針，以及之後現任校長及各教職員繼續在此方針下奮戰的結果，就是在歷經十年之後，學校無論內容外觀皆充實完備，實為台灣、大日本帝國之幸事。期望學校日益昌榮，朝使命之達成邁進。」

4. 〈迎接宜蘭農林學校創校十周年〉吉堀鐵吉

作者是創校當年台北州主管教育部門的課長，對於創校前後那段時間的行政折衝知之甚詳，其敘述的內容，正是校史中最寶貴的一部分。

「貴校的創立是在我擔任台北州教育課長之時。在選定校地，終於要開始設計校舍時，我卻是罹患重病，有一陣子徘徊在生死關頭，因此對貴校的記憶多半是在這個時期。

回想當時，宜蘭、羅東、蘇澳三郡提供校地，籲請在蘭陽地區設置中等學校，從大正九年制度改正當時就向州當局提出請願，大正13年12月鐵道宜蘭線全線通車，時機成熟，於是大正15年度的預算即將設立經費納入其中。緊接著就是要確認校地問題，於是召集當時的宜蘭郡守八丁春太郎氏、羅東郡守橫山利助氏、蘇澳郡守倉谷薰氏至州廳，討論設置農林學校的程序。由於請願書中提及願意提供校地，因此提出校地面積應有一萬坪以上，然三位郡守似乎以為只要三千坪左右即可。考量到中等學校還要有體育及其他設施，今後新設的學校還是要有一萬坪以上。特別是農林學校還有實習處及其他各設備，所以一萬坪以上是必要的。在這樣的說明下，三郡守很快就答應了。

但是還有個問題，就是位置究竟該在宜蘭還是羅東呢。兩郡守當下無法回復，只能回去與願意提供校地的街庄長及其他有力人士討論後決定。以州的立場來說，只要校地提供的問題解決了，預算上就不會有問題。

當時宜蘭廳的主要勢力宜蘭與位於三郡中心的新興勢力羅東之間，針對學校位置各有主張也互不相讓，最後考量當時的人口及交通等狀況，決定設在宜蘭街附近，後在首任校長候選人柳川嘉義農林學校校長的實地調查下物色候補地，研究訓育、德育、衛生各方面，以及通學便利性、水田農作實習適當與否，最終選定現在地。

校舍的建築、建物的配置等，也都考慮到學校的特性、地方的情勢等等，想要盡可能做到最理想，然因生病轉任，無法再參與其中，致感惋惜。

之後到了文教局，一直想來視察，但因工作始終沒有機會，直到去年加入專賣局，才藉由蘭陽視察的機會實現。

校舍配置不壅擠，還有寬敞的運動場連接著教室，整體呈現悠閒感。設置大型運動場在相對不容易進行戶外體育活動的北台灣學校，特別是蘭雨頻繁的學校是必要的。但是緊鄰著宿舍，對遠離溫暖家庭生活，感受性強烈的青年學子而言，可能不太合適吧。幸好校園裡種植著色彩繽紛的花草，能夠療癒學生疲憊的身心，並於不知不覺間陶冶趣味性。農場上進行著各種作物實驗，設置精米所，無論在教育上經濟上都有考量到，細心周到，且能活用各設備，令人欣喜。特別是校長以下職員諸君們綁著綁腿上課，在實業學校是想當然耳的光景，也讓人對農士教育有更多的信心。

欣逢貴校創立十周年，在這樣珍貴的歷史中，無論內容或外觀，都在日益充實中，且還在朝著使命之達成努力，真是可喜可賀。不消說，學校教育需要燃燒著教育愛的教育者以及信賴他並以感謝與感激之心自主磨練的被教育者共同精進，才能孕育出教育的美好果實。如此才符合學校設立的宗旨，並得以回報國家社會。

過去十年來貴校在職員學生的共同努力下建構了堅實的校風，期待在這樣美麗的校風下，全校一體能有更遠大的發展。」

5. 〈和祈禱中一樣〉井芹善藏

創校之初，本校尚無校歌。直到17年（昭和3年）五月井芹善藏到校任教，才奉名作詞。其後他前往臺南州嘉義高等女學校、臺南州州立臺南第一高等女學校等校任教導主任，又前往臺南州州立嘉義商業學校擔任校長。農林時期校歌的歌詞都是用他的作品，但曲的部分則有二次改變：民國17年至24年是由本省籍蘇耀邦先生譜曲、民國24年至35年，改由一條真一郎先生譜曲。

作者來校時間較早，校園原來的荒蕪景象，令他印象深刻。他曾為學校披荆斬棘過。從他的作品中，我們會聯想到21世紀初的一句電視廣告台詞：「我們就是這樣長大的呀……」，內容如下：

「時間過得很快，宜蘭農林身負重大使命創立以來已經過了十年。現在設備、內容皆已整備，也孕育出許多畢業生，為本島農業貢獻良多，實在值得慶賀。

回想當時，抱著對高砂島的憧憬，第一次來到學校是在昭和三年5月底。當時還只有本館教室、宿舍及附屬建築物等，農場尚未規劃，只是一片很大的空地。詢問後方知，新校舍在昭和三年4月竣工，才剛從公學校的臨時校舍搬遷過來。最高年級的學生剛升上三年級，大家都已肩負重責大任的豪情壯志勤奮工作著。在我到任後不久，本館前的土地就已經整理出大約一甲的水田，旱田、果樹園、苗圃、蔬菜園等也都日漸成型，全然成為農學校的實習場地。對創立當時的學生而言，所謂的實習就是堆田埂、整地、挖溝渠，都是些土木方面的工作，想想實在可憐，然而師生們皆抱著創始者的志氣努力耕耘。負責水田的老師渾身汗水與泥巴和學生一起揮動圓鋤的姿態、負責蔬菜園的老師站

在田埂上含恨看著田中黏土的姿態，到現在還是歷歷在目。

暑假後的運動場真的很嚇人。等同身高的雜草占地有六千坪，放眼望去，盡是茫茫草原，擔心有毒蛇而不敢靠近。暑假中實習生輪流每天到農場工作，沒有餘力到操場除草。因此整整五十天的休假後，雜草以無法想像的速度成長。搬遷至新校舍後的第一年，運動場別說是運動比賽，連軍訓教練都做不到。除草作業也很驚人。一二年級負責除草，除完後的草可以堆出一座小山。除草後的土地一旦下過雨，黏土變得濕黏，容易滑倒，根本無法行走。但很快地就被處理好，還能舉辦運動會，一年後甚至完全看不到過去的模樣了。

還有中庭裡高聳的椰子。那是最高年級的三年級同學們堆在車上運來的，柳川校長親自上陣，教職員工總動員，拿著梯子撐著、繩子拉著才得以種下。那時候我才第一次知道椰子樹到底有多重。大一點的樹會讓車軸斷裂，就算是小一點的，要讓它立起來也是耗費一番功夫，萬一倒下來被壓住，那就玩完了。再怎麼敏捷的人，在它倒下的瞬間也逃不掉的。一旦倒下來，立刻就會被壓倒在地。

在我任職的一年九個月當中，總督、知事、學務課長、內務部長、視學官、教育課長、大學總長、軍司令官等大官們數度來訪。每一位都稱讚這裡是個讓人感覺舒服的學校。應該是因為這裡是新學校，校舍新穎，校地有四萬坪那麼廣大的緣故吧。雖然校舍還未完備，學生也還不夠充實，但師生全體都一致努力要讓學校成為最棒的學校，建立最卓越的校風。每周四是校內大掃除日，無論老師學生，都赤腳在各教室裡拿著刷子刷地。

很可惜在第一屆學生畢業前我就先離開了，卻道不盡任職期間的回憶。都是令人懷念的回憶。當時的老師們以猿渡老師為首，個個都還活躍在教壇上，與學校一起創下顯赫功績，實在值得慶賀。也很高興看到許多畢業生進入社會，為國家認真奉獻。在十周年之際，感懷創立要角柳川校長，以及致力於學生訓練的酒井大尉。恭謹為二位老師祈禱冥福，也希望在二位老師冥冥中的護持下，宜蘭農林學校能夠更加蓬勃發展。」

6. 〈回憶點點滴滴〉鈴木利一

鈴木利一於 1927 ~ 1935 年擔任教諭，曾任舍監，來校時間甚久，對學校當時及生活周遭的環境比較重視，也毫無保留地反映出來。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寬尾鳳蝶是在 1932 年 7 月由鈴木利一在帶領學生作野外實習時於羅東郡海拔僅 470 公尺的烏帽子山（今大同國中前方的獨立山）的蘭陽溪邊首度捕獲。

「回想往日總帶著一絲絲淡淡的哀愁，但卻帶給現在的我幸福感。從男子公學校孕育出來的年輕宜農學園，清澈的眼眸、蘋果般的臉頰，在在顯示他們是多麼沉醉在健康的夢想中啊。

昭和二年 3 月的春天，在台北借用旭小學校協助辦理第二屆入學考試，是我第一次接觸宜蘭農林學校。當時我和新任的小川老師一同協助猿渡老師，來台前後的時光，以及當時的考生們，留給我深刻的印象。在口試時使用的陌生語言、彬彬有禮的姿態；有的少年頭髮不是全剃光，只剃了前頭部等等。看著這些罕見的情況，當時的我並沒有想到這是因為自然與環境條件較差的關係，只覺得很新奇；再想到這些少年們如今也是出類拔萃的人物，或為人父母，實在令人欣喜。

那時候是與小川老師一起從台北車站出發前往就職的。坐在只有單側擺放木板凳的三等車廂中，搖搖晃晃地通過澳底的隧道。我們事前對學校已經有些了解，知道學校才創立一年，校舍還是借用的，所以一點也不緊張，慢慢地抵達學校才知道，老師們竟然都到車站迎接我們去了。等我們知道時已經太晚，老師們也都回來了。好像是以為我們會搭二等車廂，卻沒想到我們拿著三等車廂的車票悠悠哉哉的下車，才會出現這樣荒謬的事。當時見到的老師們還不到 10 人，只有猿渡及本村兩位老師現在還在職，其餘老師都在本島及內地開創新天地，讓人有些感慨。特別是前兩年往生的柳川校長以及前些日子突然過世的菅老師，不能再看見兩人尊容，真是令人哀痛萬分。自學校草創之時起，就是全校教職員生重要支柱的兩位老師，每每想起，都讓人感慨人世之無常。

今日面對燈火，十年前的影像更加鮮活。每天都聽得見從女子公學校教室傳來輕柔的歌聲，可能是一年級的學生吧。從男子公學校教室傳來的是教師氣勢驚人的教鞭聲。我們學校參雜其間，彼此的學習與教導姿態，全都不是秘密。回想自己當初的授課情形，還真是有點不好意思呢。剛上任時循例帶著一年級的學生到農事試驗場除芋麻（印象沒錯的話），FC 兩君很可愛地聊起了天堂地獄存在與否。那時還笑著跟他們說「沒有去了之後還回來的人，所以很難斷定有無」。不知道十年過後，這兩位是否掌握了對自己論述有利的證據呢？總之，每天都在除草。教室、農場都是借來的，難免有所不滿，但都隨著新校舍、新農場的落成而轉化成歡喜，在這過渡期當中，沒有師生們每天每天的勞作，是完成不了的。只有輪廓，沒有內容的農地劃分與整理、操場上蓬勃生長的雜草清除、還有挑土在花圃整地，弄得肩膀疼痛的那幾十日，如今回想起來，卻像是站在山頂上回頭遙望來時路一樣的遙遠。對於現在能舒服地在教室、農場裡學習的學生們來說，可能只是一段無法想像的故事罷了。

說到宿舍也是有一段精彩的變遷史。在我擔任舍監的時候，宿舍是向目前開照相館的那戶人家租用的，以宿舍而言並不算舒適。很想聽聽當時住在三樓閣樓裡的 H 君及 T 君們的感想。炊事上也是，可能是國語（日語）不通的緣故，看到把拇指放入滿滿湯汁的碗裡，真是會嚇到。每當想起在台灣料理店裡看到長長指甲裡的髒汗，就會覺得不太舒服。白崎、小川老師，還有已調職的纈纈、石原老師，應該也在玩味著這微帶酸苦的回憶吧。擔任舍監住在二樓的岩瀨老師是單身赴任，常常拿著雕刻刀把玩壽山石。翻開跟老師要來的中國出版的「篆字彙」，寫著「昭和二年歲晚求之，宜蘭街巽門住」，也是份很好的紀念。

在過了 10 年之後重新審視自己。蘭陽的山水必然不全然與十年前相同。老舊的街道也充滿了新時代的活力，更何況翻過學園史上第一頁後的這十年，保證著未來無限大的飛躍成長。祝福我宜蘭農林學校的十周年，也祈願諸位持續的奮鬥。（在宮崎）」

7.〈回顧草創之初〉猿渡甚喜

猿渡甚喜於 1926～1940 年擔任教諭，曾任舍監，來校時間最久；作者到校任職時間是大正 15 年 4 月 1 日，那時學校啥都沒有，是在宜蘭公學校借用教室招生、上課的「草創期」。他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院，有「正六位勳六等」的榮銜，在校期間，擔任教務主任及林業系主任，教授造景、林業方面的課程。

「歲月匆匆，創校以來，本校已歷經 10 年歲月，並於 10 月 25 日舉辦盛大的紀念典禮。實在可喜可賀。借用宜蘭公學校的臨時教室，一直到第三年的春天才搬到現在位置，爾後一棟一棟新校舍落成，終於有今日局面。說不上美輪美奐，但也氣勢非凡，吸引許多來賓到校訪問。不僅外觀如此，內容也逐年充實，至今已有一屆畢業生，共 480 餘名，完全不遜於內地學校。

人云「十年一時代」，期望以本年為契機，讓台北州立宜蘭農林學校聞名島內外。欣喜之餘也備感自身責任之重大，更應自重自愛，並讓台灣篤實農家宜蘭農林學校的畢業生名揚天下。

本校創立於大正 15 年 3 月 31 日。時間再往前回溯到大正九年地方制度改正之時，當時廢除宜蘭廳，將蘭陽地區劃分成三郡，以往作為蘭陽地區中心繁榮一時的蘭陽街，如今只是宜蘭郡的中心都市。從前到廳來辦事的人不花個二、三天是不可能辦好事情的。特別是航行東海岸的船隻，停泊在蘇澳港的夜晚，宜蘭的旅館全都大客滿，商店交易也極為興盛。對熟知當時情勢的人來說，這些都是難以忘懷的回憶。大正九年以後，廳的官員減少，旅客也不來了，工商業蕭條，居民難免心生不滿。因此街內有力人士開始商討如何打破現狀，挽回以往的景氣。就在此時，傳出北部台灣將設立大無電局（無線電信局），因此以街長為首的有志之士開始了在宜蘭設置無電局的請願運動，幸運地獲得同意。然而卻是受信局設於台北郊外，宜蘭只有設置發信局。宜蘭街民當然不太滿意，認為無法讓市況恢復活力，因此展開第二階段工作，也就是為了蘭陽 18 萬居民，希望能在蘭陽地方設立中學校以教育其子弟。賢明的當局十分了解地方情勢，同意設置中等學校。考量到宜蘭山林中有寶貴的林產物，又有兩萬餘甲的蘭米產地，與其設置一般中學校，不如設置農林學校來得有意義。所以才在大正 15 年度設立之事。當時協助設立的人士如今多數健在，詳情可就教於他們。

柳川校長的派令較晚，所以奉令提前來辦理前置作業的有遲塚長五郎書記、堀孝海、溝口田面三位以及我本人。前述三位都是從嘉義過來的，我是從新竹。來到宜蘭之後沒找到合適的宿舍，所以先住在杉崎旅館，這當中得到街役場（公所）的極大協助。

4 月上旬來到宜蘭時，鐵路已經全線通車，從台北過來就像做夢一樣。大正七年時，我曾在二結的台南製糖（昭和製糖的前身）工作過一段時間。當時從台北到宜蘭都要到基隆搭乘長春丸、撫順丸等三千噸位往花蓮港的汽船，再到蘇澳上岸，或是從日新橋搭乘台車經過田寮港，換成傾斜索道，出瑞芳再過猴洞。到此下台車，改為步行山路。之後才開始八堵宜蘭間的鐵路工程，耗時三四年才全線通車。這段時期，每每在攀越三貂

嶺、草嶺之時，總是抱怨著這兩處長達三哩的隧道。天氣好的時候還好，遇到暴雨則是苦不堪言，如今竟然可以當日往返台北，真是恍如隔世。或許有人還覺得不滿足，吵著要快車，要汽油車，但對經歷過那樣日子的我們來說，這已經是皇恩浩蕩，應該要由衷感謝社會大眾之事了。話題有點偏了。校舍借用了公學校近女子公的一棟鐵皮建築，共四間教室。目前的後門就是當時蓋的。進門之後的第一間教室是辦公室兼倉庫，接著是職員室，然後是一年甲班、一年乙班。教室南邊是花壇，北邊則是由棕繩圍起來的網球場。被遺漏的校長室則設於接近辦公室，位於本館南側的一間小教室。就是現在堆放地圖等等的倉庫。

入學考試相較於其他學校晚了一些，在 4 月中旬時借用公學校禮堂舉辦。諸事務皆由州教育課準備，我們只要負責監督考試。答案全部送至州閱卷計分。5 月 1 日開學，原定 5 月 12 日舉行開校式（建校典禮），但因宜蘭街附近天花疫情流行，知事無法到場而無限期延期。

當時州當局長官有知事吉岡荒造閣下、內務部長為今殖產局長田端幸三郎閣下、教育課長為現任新竹州知事赤堀鐵吉閣下、視學為花蓮港女學校校長井上正男氏、福田榮氏（後來通過高等文官考試，擔任事務官前往滿州）。職員方面有柳川鑑藏、菅角平、上田保、安藤信成老師和我之外，還有囑託（特約）的中目敬治、井口資郎老師。安藤老師在 12 月轉任嘉義，改由本村老師接任。此外還有助手吳然，畢業於嘉義農林；助手內田稔也，來自農林專門部，兩位主要負責實習事務。

校地預訂地有三處。宜蘭醫院後方、葬儀堂（殯儀館）南方、以及現在這個位置。考量到環境惡劣、火葬場的煙霧等等，最後決定在這未來可能是大宜蘭市的中央地，也就是三星道路與羅東道路之間，員山庄的御大典紀念道路上建校。校地由地方捐贈，法拍了宜蘭川下游土地充當舊宜蘭廳下小公學校的部分經費，其中四萬元拿來收購目前的校地。最初是一甲三千元的預算，但最後據說是以 3500 元成交。開始以為 7 甲地就很足夠，但柳川校長排除眾議，擴張到 11 甲地。現在看來如果有 14 甲地，又能善用地形的話就太好了。每次看著創立當時的設計圖，都有這樣的感覺。

創立之初並沒有實習地，但因為中目老師是農事試驗場宜蘭支場長，所以下午的實習時間就到試驗場幫忙，接受實際的農業指導。然而因為才剛入學，並未具備農業相關知識，同時因時間的關係，大多在田地裡鋤草，而且就跟現在一樣，只要下雨就想休息，所以訂下規則，雨不大的話就不休息。由於沒有農具室，同學們只好將各自的鐵鍬鏟刀放置在教室後方，上方則有掛鉤掛著實習服及帽子。看起來實在不成體統，外賓們大概會以為是在農具室裡上課吧。但是卻沒有人在意體面不體面，熱血燃燒著創始者的使命感，沒有任何一個人有所抱怨。

服裝方面，帽子在冬天是黑色軟帽，夏天則是大甲帽的軍帽。制服在冬天是黑色的小倉織，夏天則是現在的霜降。領帶和現在不同，每天都要繫著的。鞋子自開始就是繫鞋帶的黑皮鞋。中學生穿著黑皮鞋，戴著軟帽，制服還是翻領的，在當時可是相當引人注目。

宿舍也是一大問題。蘭陽三郡下的通學生只有 30 名，到處都找不到可以容納其餘 70 名學生的大建物，好不容易找到車站前登田屋所持有的二層樓建築，都已經打算要開始蓋廚房了，又覺得那裏好像太醒目，火車乘客都看得到，又或者夏天吃完晚餐只想穿條內褲在二樓納涼，好像也不太合適。所以就找了稍微遠一點，位於礁溪庄二結的煉瓦會社，租用他們的辦公室及其他附屬建物。下雨天通學多少有些不便，但在宜蘭河畔的郊外，清靜又無雜音干擾，非常適合讀書。

建物前方有個大院子，那是製磚後的日曬場，地勢平坦，面積大約有個網球場大。晴天時隔著宜蘭平原，可以遠眺次高山及南湖大山，附近有西鄉堤防，南邊是宜蘭神社。晚餐後自習時間前，有的人會到堤防上散步，或是站上又高又長的宜蘭橋上，培養浩然之氣的人也不少。

還有一件會讓我常常想起的事情是在大正 15 年 9 月過後。才想著這一年沒有風災雨災，應該會是五穀豐收之年，沒想到十月上旬就有暴風雨來襲。一開始也沒把它放在心上，下午 2 點下課後就和住宿生一同回到宿舍，下午 3 點消防隊出動到宜蘭橋畔警戒。那時候全宿舍的人還都跑出去看熱鬧。雨下個不停，水位越來越高，河水倒灌進煉瓦工廠的院子裡，然後淹進了原辦公室，也就是現在的舍監室裡。這時候已經不再是看熱鬧的時候了。趕緊將學用品集合起來，萬一真的必要時，隨時可以逃跑。戰戰兢兢地盯著河水的狀況，水位還是持續上升，最後淹到了廚房的大灶口。此時已經顧不得沒晚飯吃了，各自捧著教科書，驚慌失措地在風雨中逃竄。通往礁溪道路的水深已達 2 尺 5 寸。好不容易來到宜蘭橋邊，警官及消防人員卻說河水就要淹過橋面，可能走到半途就會被水沖走，所以不讓我們往街內去。再三拜託之後終於放行。一行人排成縱隊快速通過，抵達對岸時只能說是九死一生，充滿喜悅。逃出來後鬆了一口氣，才想到只顧著逃跑，卻沒想過該逃到哪裡。別無他法，只能往學校去。大家渾身濕透，一邊找炭火將衣服烘乾，一邊向各方求救，小學校好心開放了面向宿舍的左側房間，讓我們得以避雨。濕掉的衣物堆在一旁，連個腳踩的地方都沒有。還跟軍隊借來幾十條毛巾，真是勞師動眾。宜蘭河水減退，已經是 4、5 天過後的事了。

這應該就是最大的回憶吧。再岔個話題，宜蘭橋在開校當時（5 月）還在施工中，打了 50 尺的橋墩，通行要靠下游的臨時便橋，橋面相當窄又危險，如果遇到有人牽著腳踏車，就幾乎無處閃躲了。

12 月 25 日，大正天皇駕崩，全國服喪，我們的手臂上纏著黑布，時時謹言慎行。

昭和二年度再借用校長室旁邊的兩間教室，作為二年甲乙班的教室。此時學校用地已購置，開始了新校舍的建築，學生們的實習不再到農事試驗場，而改到新校舍，專注在花壇及果園的堆土。現在一二年級的實習成績不怎麼好，但當時的一二年級卻有著不下現在四五年級的能力。挖出土堆形成了池子，北邊做成龜山島，南邊做成台灣島，也是這個時期的事。遇到一整天實習的時候，還會帶著便當水壺出門，好像去遠足一樣，一直努力工作到傍晚。

剛開始學校預定完成的工程是校舍和宿舍，都是二層樓的建築，總經費約 60 萬元。

跟現在的配置圖相比，差異真的很大。

最後寫下當時老師的名字做為總結：柳川老師、岩瀨老師、菅老師、本村老師、白崎老師、鈴木老師、小川老師、纈纈老師、中目老師、蘇老師，還有我。」

8. 〈十周年紀念會感想〉在校生四乙 胡喚松

我們再選一篇在校生的作品，他在第二段中曾點到「我校創立於大正 15 年 5 月 12 日」。

「常夏的台灣也終於迎來悠閒的初秋。今日舉行我校創立十周年紀念典禮，倍感歡喜。

時光匆匆，創校至今已十年。所謂紀念日，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回顧過往，展望未來的時刻。以人來說，就是生日了。我校創立於大正 15 年 5 月 12 日，借用宜蘭公學校臨時校舍，昭和三年遷至現在校址。

回顧往事，能有今日成就，校長及諸位老師、學長們究竟下了多少功夫呢？當時的學生每天挑著扁擔，扛著圓鋤，由老師們領隊將砂石搬運至全是黏滯性土壤的蔬菜園，以改良土質，或是開墾運動場及大門前的土地，手上起了水泡，有的人還因此痛到哭出來了。每次聽到老師這麼說，就覺得自己實在很幸福。現在每天上學，看到金黃色的稻浪，就會感恩當時各位老師及學長們。

東邊隔著宜蘭平原就是浩瀚的太平洋，南邊遙遙仰望靈峰次高山，我們的校舍正位於滾滾東流的濁水溪平原的正中央。平日呼吸新鮮空氣，揮動著圓鋤的模樣，不正代表肩負著我大日本帝國南端之重要使命嗎？

今日在校長及諸位老師的指導，以及我們大家的努力之下，我校終於抵達名實相符的充實境界。就建築物方面來看，學生圖書室、休養室、農場加工室、雞舍、溫室等等，不勝枚舉。還有花卉園，華麗的溫室中還有蘭花室，依季節展現著萬紫千紅、大小長短、色彩繽紛的花朵，撫慰著我們的心靈。再從學生的精神、體育的提昇方面來看，每年的教練查閱都是全島聞名的。全島的田徑賽也連續三年優勝，桌球也有同樣的亮眼成績。從各個方面看來，我校無論在設備、精神方面，都是出類拔萃的。

還有二宮尊德大師的銅像豎立，也充分展現了勞動精神的涵養。即將竣工的游泳池則在獎勵運動上有著深刻的意義。這是校長為了提昇我們的體育而建造的，我們也會充分使用，以鍛鍊身心。

「歲月不待人」這是多麼讓人感覺淒涼的一句話啊。時鐘每天都叫喊著「不要鬆懈！」如今我們正面臨非常時期的最高潮。國民們！以此為契機，發憤圖強吧！學校禮堂裡寫著「質實剛健」。腳踏實地，遵循老師的教誨，為將來做好準備！期待 15 周年的到來。」

作者簡介

鄭麗寬，〈國立宜蘭大學校史〉第三輯主編、〔百年校史·系列叢書〕及《百年校史·前編》副總編輯、本系列叢書《校園變遷》編纂（與李宗勳合著）、《濟濟多士》編纂（與劉金元合著），現為圖資館圖資服務組組長。

